

## 观天象而授人时：

## 一部多维度解读二十四节气纪年法的佳作

——评陈广忠教授《二十四节气纪年法》

傅孟凯

二十四节气纪年法是中国古代人民的伟大发明,它根植于“观象授时”的人文传统,依据北斗斗柄、地球、太阳、月亮、二十八宿的方位变化,构建了一套精密的历法体系。安徽大学陈广忠教授撰写的《二十四节气纪年法》(中国文史出版社2025年出版)是研究这一传统智慧的最新成果。其内容兼顾学术性与通俗性,从科学依据、物候、农事、民俗、养生、文化等多个维度,对二十四节气纪年法进行了深度解读与评述。

二十四节气纪年法首次完整记载于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主持编撰的《淮南子·天文训》中,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正式颁行全国,之后在历代学者的努力下不断完善与发展。如唐代高僧一行主持大规模天文测量工作,将节气推算精度提升至新的水平;宋代著名学者沈括根据太阳运行制定“十二气历”,突破了传统阴阳合历的框架;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进一步发展圭表测影等观测技术,成功将节气计算精确到分钟量级,这也标志着传统天文历法走向巅峰。二十四节气纪年法凭借其精确性和实用性,不仅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通行的历法体系,而且深刻影响了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历法的制定。

2016年,二十四节气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标志着中国古老的历法体系获得国际认可。同时,如何实现传统历法的现代转化也成为亟待解决的学术问题。当前学界虽然已经尝试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推进相关工作,但囿于对传统历法文献的系统性研究仍显不足,尚未建立起一套成熟的方法论体系来深入挖掘二十四节气的当代价值。这种研究现状制约着传统历法智慧的传承与发展。

陈广忠教授四十多年来一直从事《淮南子》与二十四节气的研究,具有深厚的文献功底,不仅校勘过北宋本《淮南子》、刘绩《淮南鸿烈解》等古代典籍,并且注重从科技史的视野剖析其中的科学思想,先后撰写了《淮南子科技思想》《二十四节气与淮南子》等著作。最新问世的《二十四节气纪年法》延续了其一贯的研究路径,将二十四节气置于天文学、农学、民俗学等不同视角下进行系统考察,既秉承严谨的文献学传统,细致梳理节气文化的源流嬗变,又融入现代科学知识,深入解析节气系统成立的数理基础。得益于作者学术研究的多维视野,该书成功突破了传统“子部杂家”的单一视野,将二十四节气研究拓展为关涉多领域知识的综合性研究体系。

要而言之,《二十四节气纪年法》一书具有三个鲜明特点:

一是系统揭示二十四节气纪年法的科学原理,用现代话语讲解传统历法。作者尝试搭建起古今对话的桥梁,将传统历法的专业术语转化为简明易懂的现代科学语言,使当代读者能够深入理解这一古老智慧体系。例如,在阐释二十四节气划分原理时,该书指出其将黄道等分为二十四份,每个节气相隔约十五度的划分方式,与现代天文学的黄经划分高度吻合。又如,在解读“二分二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些关键节气时,该书既征引《周礼·春官》中“冬至,日在牵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东井,景尺五寸。此长短之极”(第128页)等经典记载,又巧妙结合现代地理学知识,用太阳直射点在南北回归线间移动的原理解释了节气变化的本质。这一研究范式,既验证了古代天文观测的精确性,又让现代读者得以理解传统历法的科学内核。

不仅如此,对于民俗、农谚的科学解读也是该书的重要内容。以春分为例,作者深入剖析了其天文特征:黄道与赤道相交导致昼夜平分,太阳辐射增强带来气温回升。这一变化导致清明时节上升的暖气流强烈,为放风筝习俗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的气象条件。同样,“麦过春分昼夜长”等农谚也不再是朴素的经验总结,而是基于对日照时间延长促进作物生长的科学认知。由此看来,二十四节气系统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华夏先民对自然规律的精确把握。同时也说明,以二十四节气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历法实质上是以另一种语言和逻辑体系对同一自然规律的不同表述,与现代科学在认识论层面具有内在一致性。这种独到

的阐释视角,摒弃了传统技术与现代科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无疑为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是综合考察历代节气文献,重视运用传统治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历法必须以古代典籍的解读为基础。在时间维度上,该书以历时性视角梳理从先秦到民国的历法典籍,构建起了跨越两千余年的节气文献谱系。以“冬至”章为例,其征引文献上起《尚书》,下迄《清史稿》,中间囊括《吕氏春秋》《周髀算经》《淮南子》《齐民要术》《礼记注疏》《御定月令辑要》等典籍,展现出宏阔的学术视野。在文献类型上,该书所引文献不仅涵盖经、史、子、集各部,而且依据文献种类采取多种研究方法,如采用“二重证据法”,据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三十时》考释《淮南子·时则训》中“麋角解”的记载(第20页);又如实践“诗史互证”,通过《红楼梦》中“葭动灰飞管,阳回斗转杓”的诗句印证冬至天象的特征(第26页)。这些不同类型的文献为书中节气物候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广泛运用传统“小学”手段,揭示了二十四节气相关名物制度的历史演变。以“立秋”考释为例,该书既引用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禾谷熟也”的义训分析,又结合清代李光地等《御定月令辑要》“秋者,擎也”的声训阐释,更辅以甲骨文、春秋墨书、战国文字、小篆中“秋”字的形态演变,从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三重维度,完整呈现了先民对“立秋”认知的发展过程。这种多维互证的考据方法,不仅厘清了节气概念的语义流变,更揭示了其背后隐藏的古人宇宙观和思维方式,并在书中形成了有效的研究范式。

三是以二十四节气为切入点,全面展现中国古代社会的时空秩序与生活图景。作者突破传统“观象授时”理念的表层理解,深刻揭示其通过效仿天地运行的自然规律建构人间秩序的本质。在这一认知框架下,该书中的节气系统不仅是时间计量工具,更是中国传统社会运行的核心组织原则。例如古代“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时节,天子均要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并颁布相应季节的政令,而民间则分别有出“土牛”、斗蛋、秋社、暖炉会等民俗,二者无不彰显着节气时序对社会生活的规约与指导。另外,该书还澄清了对节气系统的常见误解,如强调冬至作为二十四节气之首的地位,考释立春、雨水、惊蛰三者次序的变化等,更加清晰地展示了不同时序下古代社会的人文活动。

由此不难看出,二十四节气纪年法对中国古代社会具有显著的综合性影响。这一点在写作体例上表现得尤为鲜明:作者采用多维透视的研究方法,将自然现象、民俗活动、农业生产、饮食养生、文艺创作等看似离散的文化要素,有机整合到了节气文化的阐释框架之中。以“清明”章为例,在自然维度,详细考辨清明三候的白桐花开、田鼠化鴽、虹始见等物候特征;在民俗维度,考证扫墓祭祖的礼制渊源,以及踏青、荡秋千、插柳等活动的历史记载;在养生方面,介绍寒食节禁火习俗、青精饭等时令饮食的文化内涵;在农业方面,科学解读“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等农谚蕴含的物候规律。这种全景式的文化阐释,不仅使特定时期的社会活动与节气特征能够相互印证,更全面展现了二十四节气系统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塑造作用。该书充分说明,二十四节气纪年法早已超越农事指导的单一功能,演变为一个融合多领域知识的综合性文化体系。

综上所述,该书跳出了传统二十四节气研究中片面化、孤立化的窠臼,以整体关联的思维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历法体系,将节气系统置于多维度的文化语境中,深刻揭示了其“天人合一”的本质内核。尤为可贵的是,作者秉持既尊重传统又面向未来的学术态度,十分重视古代历法智慧与现代科学认知的融会贯通,为当代人理解节气文化提供了有效方法。并且,在这种宏阔的学术视野下,二十四节气纪年法不再是单纯的时间计量方式,已经升华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符号,对于当今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